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5 年 5 月 27-29 日)

1、美国《国会山报》：人工智能行业裁员潮仍将持续

5 月 21 日，美国《国会山报》发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谢尔顿·H.雅各布森（Sheldon H. Jacobson）的文章《科技裁员潮即将结束还是刚刚开始？》。文章认为，Meta、亚马逊等科技巨头近期相继宣布大规模裁员，分别削减约 8000 人和 16000 个岗位。这些科技企业均将裁员归因于加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以维持竞争力。本轮裁员并非周期性波动，而是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引发的产业发展的深度重构：大语言模型的代码生成能力已显著削弱初级程序员的岗位价值，同时企业预期人工智能可替代大量流程性中层管理工作，因此裁员重点集中在白领管理岗。当前科技岗位自 2022 年峰值回落，既是劳动力供需的阶段性校准，更标志着人力资本价值被人工智能技术重塑的范式转变。人工智能技术仍有巨大发展空间，短期科技裁员将持续，被裁人员可能面临薪资下降局面，但技术人才向其他行业扩散具有长期价值。高等教育等行政冗余度高的行业，未来也可能效仿科技业推进人工智能驱动的组织精简。

<https://thehill.com/opinion/technology/5887342-tech-industry-ai>

-layoffs/

编译：钟珺雯

2、英国《自然》：Mythos 或开启人工智能受限访问时代

5月26日，英国《自然》（Nature）期刊网站发表自由记者克里斯·斯托克尔-沃克（Chris Stokel-Walker）的文章《过于危险而无法发布：Mythos 是否开启了人工智能受限访问时代》。文章探讨了 Anthropic 公司以安全为由限制 Claude Mythos 模型发布所引发的“受限人工智能时代”议题。Mythos 模型能发现主流系统漏洞，对经济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故不向公众开放，仅限约 50 家受信组织使用。一周后 OpenAI 也效仿，仅限审查通过的研究人员使用其网络安全模型。限制访问的核心逻辑在于，防御者和攻击者均能使用人工智能模型发现系统漏洞，若平等开放，攻击者可能抢先造成危害，因此公司选择让防御者先行。这种做法的冲击在于，最强大的模型可能只向少数研究人员开放，或将加剧科学界的不平等。除网络安全领域外，面向生命科学的模型也采用“可信访问”模式以防生物武器等滥用风险。这进而引发了应由公司自律还是政府监管的讨论，目前美英仅提供自愿性评估，未来人工智能作为“两用技术”，可能面临类似国防技术的出口管制和使用审查。人工智能受限访问时代或许已经开启，但规则仍在制定中。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1617-2>

编译：张佳延

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 AI 外交正转向全球治理规则塑造

5 月 21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发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化与人权顾问阿林德拉吉特·巴苏（Arindrajit Basu）的文章《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转向》。文章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外交正由以基础设施与技术标准输出为核心，转向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度与规范塑造的战略布局，并借助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如中方通过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议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决议，及设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等举措，积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与治理规则的影响力。而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正逐渐退出全球网络与人工智能规范制定进程。美当前政策聚焦赢得技术竞赛、加速国内创新及确立美技术栈绝对主导地位，为此大幅削减了国务院网络外交相关预算，并接连退出“网络自由联盟”等国际机构。文章认为，美在多边外交领域的收缩客观上为中方填补全球治理真空提供了契机。全球南方国家虽积极参与中方主导的技术合作，但并未全盘接受中方的治理愿景。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倾向在数字发展需求、国家主权与自由主义规范之间寻求平

衡，并借助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提升自身规则制定话语权。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6/05/chinas-pivot-on-global-ai?>

编译：高美琳

4、美国 Lawfare：人工智能竞赛叙事的描述失真与规范隐患

5月19日，美国 Lawfare 网站发表阿拉巴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约纳坦·阿贝尔（Yonathan Arbel）和犹他大学教授马修·托克森（Matthew Tokson）撰写的文章《人工智能竞赛并非真实存在》。文章认为，与中国展开人工智能竞赛是本届美国领导层的核心叙事，其推动放松监管的一系列政策存在问题。首先，竞赛比喻预设了终点线的存在，但人工智能不断扩散和演化的过程导致其竞争没有明确的胜利终点。同时，人工智能知识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模型架构与算法突破往往通过论文、API 接口以及研究人员流动迅速传播，领先者的突破反而会加速竞争对手的发展。此外，人工智能产品缺乏足够的网络效应，模型正在被商品化，先发优势难以转化为持久的市场主导地位。在规范层面，竞赛逻辑带来战略和安全风险。其一，各国加速投入防守可能被解读为进攻威胁，动摇现有国际威慑体系。先进军事人工智能能力也可能扩散至非国家行为体，制造新的不稳定来源。其二，竞赛逻辑以速度优先取代审慎原则，迫使决策者过度委托人工智能代理，进一步导致人类判断空间被效率文化持续压缩。文章

认为，相比零和竞争逻辑，国际合作、安全标准与审慎治理更符合长期全球利益。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the-ai-race-isn-t-real>

编译：杜宛鸿

5、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拟人化人工智能术语导致问责漏洞

5月2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技术与创新中心的研究分析师布鲁克·坦纳（Brooke Tanner）的文章《拟人化人工智能术语导致问责漏洞》。文章认为，在政策与公众讨论中广泛使用拟人化词汇描述人工智能系统正引发严重的治理风险。目前大语言模型仅基于训练数据生成概率输出，并不具备真实意图。然而，人类极易将社会属性投射到机器上，若赋予系统拟真声音或人格化设计，易引发用户过度信任与情感依赖。文章强调，人工智能政策讨论中的拟人化表述会削弱问责机制，阻碍政策执行，甚至助长行业虚假叙事，使科技企业将常规数据处理技术包装为“自主智能”以规避审查，掩盖开发者与部署机构在数据选择及系统配置环节的主导责任。为完善技术治理，文章建议人工智能法规应优先使用操作性动词，例如将“决定”一词专用于产生法律效力的人类行为；明确界定各方责任，立法时明确技术供应链上各参与者身份，要求以非拟人化术语披露数据来源与模型架构；并在医疗、教育等高风险领域严格审查拟人化设计的必要性。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nthropomorphic-ai-terms-cr>

6、美国 CFR：人工智能跨国部署缺乏问责

5月27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人工智能研究员托尼·奥韦克（Tony Oweke）的文章《谁该为 AI 走向全球负责？》，探讨人工智能跨国部署中的问责缺失与全球治理碎片化问题。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正跨越国界大规模部署，却缺乏与影响范围相称的共享标准与治理授权。在实践层面，基于高收入国家数据训练的癌症检测算法因未纳入深色肤色与差异化疾病特征，持续在全球南方国家误诊患者；欧洲边境与庇护系统中的人工智能应用则存在因不透明决策而将庇护申请者错误遣返的风险。这些后果并非恶意行为所致，而是缺乏统一治理框架的负面影响。当前各国国内治理路径大相径庭。新加坡依托自愿框架，并无综合性立法；印度 2025 年人工智能治理指南采取原则导向、非约束性模式；巴西结合国家战略与风险导向的立法草案；美国则试图以联邦立法统一各州规则，依托现有监管机构而非设立集中式主管机关。制度碎片化不仅增加跨国合规难度，更削弱了跨境损害发生时的归因与问责能力。作者认为联合国作为全球协调机制的可能性。通过全球数字契约，联合国已获授权设立独立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平台，可在全球健康、战争、人道法与发展等领域促成跨境

协议。然而，将原则转化为行动仍面临挑战，部署阶段正是问责与监督需求最为紧迫的节点。各国竞相建立国内规则并非非理性之举，而是面对由少数国家开发、向多数国家部署的变革性跨国技术时，维护自身主权与尊严的自然反应。问题在于，联合国能否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应此种需求。

<https://www.cfr.org/articles/who-is-accountable-when-ai-goes-global>

编译：张方琼宇

7、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能与美中竞争吗？

5月27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高级顾问诺亚·巴金（Noah Barkin）与非常驻学者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对话文章《欧洲能与美国和中国竞争吗？》。文章认为，在美国市场驱动模式与中国国家主导产业发展模式之间，欧洲正面临如何维持竞争力与战略自主的问题。文章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加剧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欧洲不仅依赖美国安全保障，也依赖美国云基础设施、数字服务与人工智能技术，而特朗普政府及美国科技企业对欧洲监管政策的不满，加剧了欧洲对于“依赖关系被政治化”的担忧。中国已在关键矿产、芯片、电池、太阳能板与电动汽车等领域形成较强制造业优势，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以中国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为例，认为其对西方汽车、医疗技术与防务产业形成明

显影响。欧洲内部关于“战略自主”与“技术主权”的讨论正在加强。作者认为，欧盟在隐私保护、内容监管与反垄断等领域的法规，已成为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但特朗普政府正将欧洲监管政策纳入更广泛的贸易与科技竞争框架，增加了欧洲维护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文章进一步提出，欧洲需要加强贸易、安全与科技政策协调，并提升整体战略能力。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全球供应链高度交织背景下，任何一方都难以实现“完全技术主权”。未来各方仍需在相互依赖格局下寻求共存与协调，欧洲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维持自身政策空间与竞争能力。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ope/posts/2026/05/can-europe-compete-with-the-united-states-and-china>

编译：罗方婕

8、美国 CFR：凯文·沃什执掌美联储首个百日的政策走向

5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其高级研究员罗杰·费格森（Roger W. Ferguson Jr.）等的文章《凯文·沃什的美联储将在首个百日带来什么》。文章认为，凯文·沃什2025年5月22日接替鲍威尔，宣誓就任美联储新一届主席。沃什上任正值美联储独立性饱受质疑以及高通胀引发生活成本危机的时期，中东冲突带来的能源及供应链冲击更增加了未来经济的通胀风险。在此背景下，沃什在其任期前100天内的政策重心将主要围绕三大核心领域展开。第一，重塑

美联储核心职责，回归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的核心使命；第二，改革通胀目标制，废除前任的灵活性平均通胀目标，主张恢复严格的 2%通胀红线，并计划缩减超过 6 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第三，放弃前瞻性指引，暂停美联储官员对未来政策动作表达预期的做法。文章认为，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加剧通胀压力，随着 11 月中期选举临近，高通胀可能对政治造成损害，如果通胀加速，他将不得不采取背离特朗普预期的加息举措。

<https://www.cfr.org/articles/what-to-expect-from-kevin-warshs-fed-in-the-first-100-days>

编译：陈奕好

9、美国 PIIE：关税重创乐器进口，保护主义反噬自身

5 月 26 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表其经济学家卡伦·S·亨德里克斯（Cullen S. Hendrix）的文章《关税大幅削减美国乐器进口，意义何在》。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声称高关税将推动制造业回流，但乐器行业并未出现这一景象。2026 年第一季度，乐器进口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升至 16.6%，是 2024 年的近三倍，进口实际价值较 2024 年同期下降 20.4%，其中管弦乐器同比暴跌 42.3%。初学者及学生级乐器主要从中国等低成本国家进口，美国本土并无规模化的学生乐器制造基础可供保护。高关税通过抬高乐器价格、挤压消费者可支配支出以及打击商业信心三条渠道抑制

了进口。以埃尔克哈特曾是“世界管乐器之都”的康塞尔默公司为例，该公司正关闭其在俄亥俄州的铜管乐器工厂，将大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原因是钢铝关税推高了其国内生产成本，使进口成品反而更划算。讽刺的是，该公司老板保尔森正是特朗普的大金主和关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文章强调，低成本的初学者乐器是未来高端乐器市场的“种子”，关税正在摧毁乐器行业未来的客户基础。即便进口商未来可能获得退税，但消费者已承受了涨价，无法得到补偿。乐器进口虽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0.04%，却清晰揭示了高关税保护主义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巨大错位。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6/tariffs-slash-us-musical-instrument-imports-what-end>

编译：白一冰

10、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恢复美国公众对经济统计数据信任的重要性及方式

5月26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其高级研究员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等学者合著的文章《恢复美国公众对经济统计数据的信任：为何重要及如何解决》。文章认为，公众对联邦经济统计数据的信任持续减弱。该信任建立在四个层面之上：相信负责发布数据的机构不受政治影响；相信统计过程遵循最高标准的方法论与统计实践；相信统计机构致力于提升已发布数据的质量，并在发现问题时能够坦率说

明和沟通；相信统计过程在上述沟通中保持透明。联邦数据的信任危机，主要源于数据受政治影响的疑虑、统计预算资源与回应率下降、公众对统计过程缺乏理解、数据发布失误，以及替代性数据带来的透明度问题。维持公众信任的方法是通过清晰的沟通，加强与政策制定者、记者、普通公众等数据使用者的互动，同时加强对跨学科培训、基础设施的投入。统计机构应获得更多资源，用于开展试点项目、推动流程自动化等，从而实现提升公众信任的目标。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estoring-trust-in-economic-statistics-why-it-matters-and-how-we-fix-it/>

编译：高靓瑜

11、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特朗普正试图在谈判中巩固对伊战争成果

5月25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中东和平与安全中心主任迈克尔·多兰（Michael Doran）的文章《伊朗战争就是这样结束的》。文章认为，特朗普在宣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基本谈成”，同时承受来自盟友和反对者的双重压力。共和党担心外交转向将抬高伊朗地位，民主党人则将其视为承认战争徒劳。文章认为，这两种批评都误判了战略现实，反对者忽视了这场战争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尤其是伊朗核武器计划遭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伊朗经济、代理人网络、领导层稳定性及导弹能力均遭到明显削弱，美

国当前所处的战略位置实际上优于战前。共和党批评者虽然承认这些战果，却担心特朗普转向外交会削弱战争积累的压力。文章进一步认为，特朗普当前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消除伊朗核武器计划。下一步将分两阶段推进：第一阶段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国际监督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伊朗获得有限且可逆的石油销售收益；第二阶段转向核问题，要求伊朗就浓缩铀库存及核设施残余作出承诺。这一路径大体可能导向两种结果：乐观情景是伊朗因经济困境加深而接受部分妥协，并在核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悲观情景则是海峡虽重新开放，但核谈判再次陷入拖延和僵局。即便如此，美国仍可将一个更贫穷、更孤立、离核突破更远的伊朗纳入长期遏制框架。作者强调，下一阶段美国的关键是在维持威慑、坚持核查和延续经济压力的基础上保住既有成果。

<https://www.hudson.org/foreign-policy/how-iran-war-ends-michael-doran>

编译：刘晓

12、美国 CSIS：在美国区域安全合作中提升太平洋视角

5月26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其澳大利亚研究项目主任约翰·奥热（John Augé）、副主任凯瑟琳·派克（Kathryn Paik）和高级顾问查尔斯·埃德尔（Charles Edel）的文章《在美国区域安全合作中提升太平洋视角》。文章认为，美国应提升太平洋国家主导的视角、优

先事项和解决方案，以实现更有效的区域安全合作。文章指出，近年来太平洋地区安全环境快速演变，大国正积极争夺在其影响力，该区域已成为地缘政治竞争、深海矿产开发和气候变化等全球关键问题的主要舞台。对美国而言，太平洋具有重要的战略、经济和安全价值；相对地，美国仍是太平洋岛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为北太平洋地区提供关键安全防务保障、持续提供医疗援助、推进区域数字互联。文章认为，美太平洋地区合作长期依托历史、文化与防务纽带，但美方安全规划多从自身视角出发，与区域实际需求存在偏差。兼顾区域安全诉求开展合作，才能维系双方长效关系。文章最后强调，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美国亟需转向建立更具实质意义的伙伴关系：优先倾听太平洋地区各方声音，确保合作机制切实立足于自身实际需求。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levating-pacific-perspectives-us-regional-security-cooperation>

编译：李泓静

13、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应逐步减少对以军援

5月26日，美国《外交政策》发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史蒂文·A.库克（Steven A. Cook）的文章《美国为何应逐步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文章支持美国逐步结束对以援助，但认为此举难以真正约束以色列，并可能带来一系列现实后果。美国国内层面要求削减乃至终

止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呼声正在上升。以色列已拥有发达工业经济和较强军工能力，具备战略自给条件，2028 年到期的美以援助谅解备忘录应成为最后一份。此观点亦得到部分美国与以色列政界及智库人士支持。然而，终止援助是有代价和局限：首先，若以色列未来十年减少对美 380 亿美元采购，势必冲击美国相关军工产业和就业岗位，并增加国会议员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其次，停止援助并不能限制以色列，反而可能推动其战略自给。以色列已开始推进军工自主化，并在无人机、防空系统及人工智能武器领域具备较强能力；最后，削减对以援助还可能波及美国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体系。文章强调，终止援助虽可降低美国政治负担，却无法改变地区现实，其既无法阻止以色列吞并领土，也无法削弱其战斗力，更不会促成巴勒斯坦国的建立。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5/26/israel-united-states-military-aid-gaza-trump-netanyahu/>

编译：贺宇希

14、美国《外交事务》：美国避免陷入伊朗泥潭却走进死局

5 月 27 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荣休教授劳伦斯·D.弗里德曼（Lawrence D. Freedman）的文章《伊朗与“永久战争”陷阱——美国试图避免泥潭却走进死局》。文章认为，特朗普长期批评美国前任政府将国家拖入中东“永久战争”，但如今其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虽然

未必会持续永久，却已经让美国陷入难以脱身的困境。作者认为，美国因害怕重演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式“泥潭”，不愿投入大规模地面部队，而是依赖导弹、空袭以及人工智能强化武器系统，希望通过快速压倒性的打击迫使伊朗屈服。然而，这种建立在“短期战争幻觉（short-war fallacy）”上的战略并未奏效。文章认为，美国政府相信凭借巨大的军事优势与 AI 加持下的高速度决策，可以迅速瘫痪对手并取得战场成功，但现实证明，战争并不会如此轻易结束。尽管美军在“史诗怒火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中摧毁大量伊朗目标，包括防空系统、导弹储存设施及指挥节点，但“伊朗政权并未像被击败一样行动”，反而借战争进一步强化革命卫队强硬派对国内的控制，并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进而加剧了全球经济危机。作者强调，美国过度关注手段的力量，却忽视了如何实现目标，即便取得战术上的辉煌，也无法转化为战略成功。文章认为，伊朗虽然经济困境严重、国内不满情绪高涨，但由于这场冲突对伊朗具有“生存性”意义，因此德黑兰并不愿轻易让步。相较之下，美国却愈加面临国内通胀压力。最终，美国也未实现其所宣称的政权更迭与根除伊朗核计划目标，没有避免泥潭，而是走进了死局。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iran-and-forever-war-trap>

编译：王一凡

15、美国《外交事务》：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或引发印太效仿

5月22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布鲁金斯学会李光耀讲席教授郭晨熹（Lynn Kuok）的文章《霍尔木兹海峡是印太地区的一个警示信号》。文章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事件表明，即使是较弱的国家也能将咽喉要道武器化，而强国也愿意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可能会在“印太”地区引发效仿。近期，伊朗仅凭无人机、快艇、水雷等廉价武装便有效阻断了中东的能源咽喉要道，而美国对该海峡的封锁也表明，大国在对抗中愿意为此承担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无视国际法。这一现状为亚洲敲响了警钟。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和吕宋海峡不仅承载着全球贸易、能源和半导体供应链，还具有显著的军事战略价值。这些主干水道的压力还可能蔓延到次要水道，造成新的安全隐患。文章建议，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加紧提升重点海域的海上态势感知与联合作战能力，投资扩建周边备用深水港以疏解航道压力，并加快先进半导体产业的分散布局。同时，美国应承诺将严厉制裁破坏通航的行为，并通过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巩固自身法理和外交地位，以此增强在应对损害海洋权利行为时的信誉，重申其捍卫战略水道规则的承诺。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hormuz-warning-indo-pacific>

编译：陆知宜

16、美国 CSIS：美国应以竞争性产业战略重塑海权基础

5月2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中心未来实验室主任、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与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麦肯齐·伊格伦（Mackenzie Eaglen）的文章《重新审视经济实力与海权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美国正面临海事危机，商业造船、船舶维修、海员供给、港口设施和供应链体系均出现能力不足，导致需求疲软、投资不足、成本上升等问题。在美中海上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商业航运和造船能力衰落已形成战略风险。美国需重新借鉴马汉关于生产、海外市场、航运和海上安全相互支撑的思想，将海权视为由船厂、港口、金融、软件、维修能力、自主系统、盟友生产网络和商业船队共同构成的系统。文章称，白宫《海事行动计划》和《美国造船与港口基础设施繁荣与安全法案》应被设计为竞争性产业战略，推动美国降低造船成本、扩大维修能力和增强美国船舶商业竞争力。美国应设立法定降本指标，将海事安全信托基金与绩效挂钩，使战略商业船队准入具备竞争性。借助盟友造船商提升生产率，并定期开展海上交通线压力测试。文章强调，国家行动应促成竞争而非保护低效率，最终重建支撑美国经济实力和战时后勤的海事市场。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visiting-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and-sea-power>

编译：黄千茹

17、美国《外交事务》：中美无法支配或排斥对方

5月26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西顿霍尔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汪铮（Zheng Wang）的文章《G2 现实：中美无法支配或排斥对方》。文章认为，中美正在逐渐接受双方都无法迫使对方屈服的现实。在经历贸易战、科技封锁与军备竞争后两国开始认识到强制手段的局限性。文章据此提出“G2 现实”已逐渐形成，即中美既能相互限制和施压，也无法支配或排斥对方。文章认为，这种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相互确保毁灭”的模式。中美并未形成彼此隔绝的阵营，而是深度嵌入同一全球经济、科技、金融和供应链体系，因此形成竞争性共存结构。文章进一步提出，中美关系正呈现两种“相互否定”结构。一是“相互否定主导权”。在西太平洋，美国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无可争议地投送力量，但中国也无力将美国军事力量完全排除出该地区。二是“相互否定排斥权”。美国能够限制中国获取部分关键技术，但无法将中国排除出全球经济与科技体系；中国也能利用稀土、制造业和市场规模施压美国，但同样无法把美国排除出亚洲经济秩序。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是这种竞争性共存最危险的考验，中美必须通过战略再确认避免误判，美国应重申不支持“台独”，中国则应减少对台军事压力并强调和平统一承诺，其核心目标是避免战争。真正重要的是不要继续幻想压倒对方，而是通过克制、危机管控与战略安抚，使这种已然形成的“G2 共存”更加稳定。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g-2-reality>

编译：郅捷

18、美国 CSIS：海湾国家审慎迎接美伊“停火协议”

5月26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中东项目主任莫娜·亚库比安（Mona Yacoubian）与高级研究员威尔·托德曼（Will Todman）的文章《阿拉伯海湾国家如何看待正在形成的伊朗核协议》。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与60天停火持“宽慰与不安并存”的复杂心态。近3个月的冲突已对地区造成深远创伤。伊朗持续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导致海湾多国能源基础设施受损，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工厂减产近20%，全球供应受冲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使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国进出口完全受制，经济多元化与外资流入前景堪忧。各国虽通过民防措施展现韧性，但物资短缺与物价上涨仍未消散。在协议层面，海湾国家核心诉求是海峡完全恢复通航，但据披露的备忘录条款，这一前提似乎难以实现。伊朗仍保留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可随时再次阻断海峡，其地区代理网络虽遭削弱但依旧存在。面对一个宣称胜利且未被解除武装的强硬德黑兰政权，海湾各国深感“沦为事实上的‘人质’”。作为应对，海湾国家将加速多层次战略调整：一是强化本土国防能力，发展排雷、反无人机等技术；二是深化内部安全与情报合作，卡塔尔试图平衡沙特与阿联酋分歧；三是寻求

与欧洲、东亚国家建立新防务关系（如法阿协议、卡加备忘录），同时升级对美联盟法律地位。

<https://www.csis.org/analysis/how-arab-gulf-states-view-emerging-iran-deal>

编译：黎彤

19、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迫近的原油危机何时到来

5月22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Robin Brooks）和经济研究项目副主席兼主任、“布鲁斯与弗吉尼亚·麦克劳里讲席”持有人本·哈里斯（Ben Harris）的文章《迫近的原油危机何时到来》。文章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造成全球原油供应重大缺口，但油价尚未升至灾难性水平，主要因为管道绕行、战前供给过剩、库存释放、海上浮仓以及市场对危机短期解决的预期共同发挥缓冲作用。文章认为，其中管道绕行和既有供给过剩属于可持续的结构性抵消，库存释放及俄伊浮仓则只是临时缓冲，并会随着时间迅速耗尽。文章测算，到7月中旬，临时缓冲将基本消失，市场需吸收每日约710万桶的调整，相当于全球原油贸易约16%。文章强调，当前油价波动本质上反映了市场对海峡关闭持续时间的定价。若霍尔木兹海峡到6月底仍未重开，布伦特油价可能显著上升，一旦市场预期临时缓冲耗尽，价格甚至可能接近每桶150美元。总体看，危机的关键不只是供应缺口规模，更在于临时缓冲

耗尽的时间点及其引发的非线性价格冲击。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timing-of-the-impending-crude-crisis/>

编译：张泉

编译：陆知宜、黄千茹、张泉、郜捷、黎彤、罗方婕、陈奕好、白一冰、高靓瑜、刘晓、李泓静、贺宇希、王一凡、钟珺雯、张佳延、高美琳、杜宛鸿、孙韵雯、张方琼宇

审核：许嘉伦、钱嘉童、周武华、申青青、刘源、郑乐锋